

部隊通俗讀物

九月的炮聲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編印

部隊通俗讀物

九月的炮聲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編印

BWT 531 / 05

(編) 017

九月的炮聲

作者：沈默君等
出版者：中國人民解放軍
總政治部文化部
印刷者：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廠
出版日期：一九五五年五月

開本：32開 字數：44,000

內 容 介 紹

這本書所包括的幾篇文章，都是描寫海防鬥爭的戰鬥故事。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保衛祖國的海防戰士們的英雄事蹟，也可以看到垂死掙扎着的蔣賊軍的醜惡面目和狼狽像。

目次

九月的砲聲.....	沈默君 (一)
砲擊金門.....	馬又之
擊沉「太平號」.....	李拔 (三)
姚雪森和他的轟炸機羣.....	辛邁 (三)
戰船齊放.....	張麟 (三)
第一次戰鬥.....	李拔 (六)
在祖國的海防線上.....	魯山 (四)
一網打盡.....	艾葉 (五)
大陳在控訴.....	賈承基 (六)
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封面畫).....	劉真相 (六)
	金鳳 (六)
	高虹

九月的砲聲

沈默君
馬又之

九月三號早晨，海上湧來一片濃霧，霧氣夾着濛濛的雨絲，籠罩着金門島。金門島只剩下一個模糊的輪廓，像一條大鯨魚漂浮在海面上。

大砲陣地上靜悄悄的。樹枝草叢和偽裝網上披滿了亮晶晶的水珠，兩隻濕了翅膀的蝴蝶歇在紫藍色的喇叭花上。

烏黝黝的巨大的砲身伸出射擊孔外，砲口指向金門。黃澄澄的砲彈整齊的排列在牆邊。砲手們早就萬事齊備，只等射擊命令一下立刻就可以開砲。可是，射擊命令一連等了很多天都沒下來，砲手們十分焦灼地日夜等待着。

靠坑道口的彈藥箱上坐着一砲手雷亮。這小伙子五大三粗，渾身上下都是力氣。他是個肚裏攔不下話的躁性子的人，說起話來，又快又響，賽如打機關槍，一聲比一聲高，乍一聽像是跟人吵架。這會兒正跟裝填手劉小明在拌嘴：

「知道不？上個禮拜，零一部隊的偵察兵又摸到大金門古寧頭，一傢伙消滅了敵

人一個班，還逮回一個活的，聽說是個上等兵。……瞧人家，那才像個幹工作的樣，我們呢？什麼時候上級下令開砲！」

劉小明早就聽煩了他這一套：「就你急！……急什麼，上級自有上級的道理！」

「瞧你說的跟噓瓜子似的，多輕巧！你不急？我問你，爲什麼這兩天吃不下飯？
噯？」雷亮算是抓住了他的小辮子，立刻反駁道。

「根本沒有那回事！你淨胡謔！」

劉小明好像發現什麼新大陸似的，用神秘的口吻說：「噯！我說老雷，告訴你，今兒一大早，我瞧見我們連長上營部去了，我估計……」

「不要亂估計，……」一直在埋頭看書的三班長這時才開了口。他是個素來不愛多講話的人，講起話來總是慢聲慢氣。

劉小明吐了一下舌頭，隨手拿起一張報，沒看兩行就放下，好像又想起什麼重要的大事來，悄悄地對雷亮說：「夥計，我說你今年的運氣可真不好，偏巧在這個節骨眼上上級批准你回家結婚，真不是個時候，我真替你着急哩！」

雷亮大嘴一咧，笑了笑：「唱戲的還沒急你看戲的倒急了！這有什麼了不起，等

解放了台灣再結也不遲呀。」

「你這個人真怪！上級既然批准你一個月假回家結婚，你就趕緊結了不就完事了嗎！幹嘛走到半路上又接兵不勳班師回朝呢？」

雷亮刮了劉小明一個鼻子：「你呀，淨愛打聽這些事！——我娘接連來了八封信，非逼我回家把親事辦了不行，說再不辦，人家閨女就等不得啦，怕的要出故障。」

「這話也有道理，人家等久了，說不定……」劉小明打心眼裏替他耽心。

「別胡扯！她不是那號人。我們是自己找的，保過險的，再過十年也出不了故障！再說我呢，現在還不到三十，忙啥？」

劉小明鬼笑起來，直搖腦袋：「算啦！別淨說好聽的，也不知道是誰，請假報告一批下來，中飯都沒來得及吃提起腿就跑。」

「你別打岔！聽我講呀——巧事兒都叫我碰上了。我跳下汽車就趕到輪船碼頭買船票。好，都滿座啦！幸虧有一個人退票，我才算上了船。上了船我心就定了，淨想些好事兒，六七年不回家啦，還能不喜歡？我心裏直琢磨：『見了她第一句話該怎麼

說呢？」就在這工夫船上的喇叭嗚嗚一陣響，廣播起來了，頭一篇就廣播「人民日報」的社論——一定要解放台灣。我一聽，就沉不住氣了，心裏想：「在海防前綫備戰備了五年，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解放台灣，這倒好，趕在打台灣的節骨眼上我回家結婚，能像話嘛？」眼看要開船啦，我心裏直打仗，牙一咬，揩起背包就下了船，不走啦！到票房去退票，那個賣票員真操蛋，官不丁點大，架子倒不小，像審判官似的，頭昂多高，眼睛瞞着天花板，一口咬定不能退，說：「你認得字嗎？牌子上寫的很清楚：退票必須在開船前一小時，否則不能退。這是制度，制度就是法律。」我說：「好同志，你幫幫忙吧，你沒聽見要解放台灣啦？我非回去不行！」你猜他怎麼說？真叫人來火，虧得我修養好，要不真會和他幹起來。他說：「解放台灣還能缺你一個人？」你聽聽，這像話嗎？後來過來一個同志，看樣子八成是個轉業軍人，那個人很有點水平，他刮了賣票員一頓鬍子，還直向我道歉，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票總算退了。我滿以為趕回來一定要叮嚀十五大幹一場，誰知道等了一個來月不見動靜！我這就叫駝子摔跟頭，兩頭不着地。……「雷亮一口氣講完這段話，臉上顯出沒奈何的表情。

班長聽完他的話，不由得暗自好笑，把書一合：「怎麼着？後悔了吧？」

「後悔？後悔就不回來了！」雷亮理直氣壯地辯白着。

班長像在班務會上作總結似地，說：「心急吃不了熱稀飯，打台灣不是簡單的事，上級總得計劃計劃佈置佈置。燒開了鍋自然就下餃子，你急也是白急。到時候够你忙乎的，保險不會叫你白等一場。看錯頭，就在這幾天一定會有點動靜。……」

劉小明立刻插嘴道：「好嘛，我看也有點像那回事！要不，這兩天晚上公路上怎麼一個勁兒地過大砲？這不是明擺的事。班長，你得到消息沒有？我們到底從後面來了多少大砲？」

班長眯縫着眼，手摸着下巴。他有個摸下巴的習慣，其實他下巴上光光的，一根鬍楂子都沒有。當他一摸下巴，那就是說必定有重要的話要發表。他說話的聲調非常慢，一字一板，要譜上曲子的話，從頭到尾只有一個音階。不習慣聽他講話的人，乍一聽保管你打瞌睡。他很談諧地說：「這個事，我還沒收到電報，鬧不清究竟來了多少砲，反正老鼻子啦！大前天晚上，營部不是放電影嗎？我看完電影迎頭就碰上四連的黃排副，一把拉我上他那兒（我們兩個是老鄉，一個村的），我當他有什麼事要

談，原來他保存了一瓶地道的二鍋頭。我這個人你們還不了解？就這麼一點缺點，沒事愛喝兩口，也喝不多。其實酒對人身體也是有益處的。我兩個談着喝着，不大工夫一瓶二鍋頭就被我們消滅了。起我往回走的時候天已經快十點了吧，那天是個月黑頭，漆黑麻烏什麼都看不見。我緊走慢走轉了向啦，一傢伙闖到樹林子裏去了，到處都是老粗老粗的大樹。我一想：『不對呀！這是走熟的道，從來沒有見過這樹林子，這是走到哪兒了？』我心裏直犯疑惑，就聽耳旁邊有人說話，我就問：『對不起，同志，我轉向啦，請指個道吧，這兒淨是樹林子沒有路……』我話沒落音，聽的人傻笑起來，他說：『哪來的樹林子？你再仔細瞧瞧！』我揉了揉眼睛，使勁一瞧，嗨，真丟人！一個樹樁子也不見，那老粗的傢伙你猜是啥？——淨是些大砲！我伸手一摸冰冰涼，黑糊糊的一大片，數不清有多少門。』

劉小明喜的直蹦：『我的個乖乖！這麼多！』

雷亮伸開大巴掌朝劉小明肩上一拍，拉大嗓門說：『小伙子！我早就說過！要解放台灣還能小打小敲，要幹就得大幹吶！』

「咚——咚——」

他們正談到興頭上，突然外面響了兩砲。砲手們閃電似的一下都上了砲位。

雷亮跳上戰位，就用瞄準鏡向海面觀察：這兩砲是從敵人小金門陣地上打來的。砲彈落在海當中的石礁旁邊，泛起兩個小水泡泡，要不留神看還當是魚打花。從彈着點和響聲來判斷，那門砲的口徑小得可憐，八成是老得沒有牙的美造榴砲。不用說，那是敵人在試射。

我們的大砲還沒發言，敵人的砲倒先開了口，可氣壞了砲手們。

雷亮氣得臉發紫，「狗種們！三天不給他顏色看，骨頭癢癢咧！怎麼上級還不下命令射擊？瞪着眼睛乾着急，有力氣使不上，真慫人！」

這時海上霧消雲散，大小金門島完全暴露在陽光下。

「喀哪喀哪」——電話鈴一陣響，傳來了指揮所的命令：

「卸下偽裝網！——裝填！——兩點鐘開始砲擊！——現在兩點欠十五分，——

欠七分三十秒……」

與口令同時，四砲手縱身一跳上了射擊孔的平台，伸手揭開偽裝網。偽裝網剛揭開，大砲就仰起頭來。

劉小明兩手平端一個砲彈，喀哪一聲送進砲膛。

班長手抓着電話聽筒，傳達命令：

「兩點差十秒，——兩點差五秒，——兩點整……」

轟轟轟轟——地動山搖，一陣驚天的巨響，成噸的鋼鐵越過海峽飛向金門島，勢如排山倒海，勢如霹靂過境，勢如火山爆發，海面上漾起了嘩嘩的迴聲，像狂風，像暴雨，砲彈從天降落，金門島蔣賊軍陣地上東起黃厝、林邊、湖井頭、羅厝，西至金門灣、上林、龜山頭，霎時間騰起數百道冲天的黑烟和水柱……

雷亮大吼一聲：「命中目標！」一把抓下水兵帽往腦後一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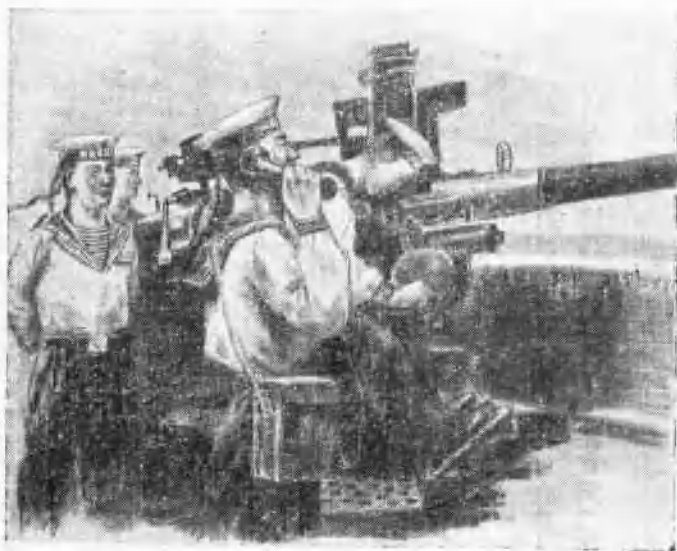
劉小明已經光着膀子端起第三顆砲彈。

班長大聲喊道：「狂風射！」

轟！——轟！——轟！——成千發的砲彈飛出砲口。金門島被滿天的硝烟遮蓋

着，黑烟一股套一股，水柱一個比一個高，整個島嶼全部浸沉在砲火中。

停泊在金門灣港內的蔣賊兵艦、砲艇、拖船像一羣沒有頭的蒼蠅，來不及起錨，就開動了機器拼命向四處逃竄。有三艘驅潛艦開足馬力竄到大股山背後，妄想依靠大



班長手抓着電話筒，傳達命令：
[兩點差十秒，——兩點差五秒，——兩點整……]

股山替它擋住砲彈，却不料我們的砲彈如同帶翅的長眼睛的鐵鳥，越過大股山，逕直朝三艘驅潛艦打去。有一艘驅潛艦調轉船頭企圖往東面外海逃竄，一排接着一排的阻攔砲彈正打在它的前面，築成一道火牆，這艘驅潛艦吓破了胆，調轉屁股又往回竄。

一艘砲艇還沒來得及離開碼頭，數發砲彈同時命中駕駛台，一陣黑烟夾着火光，賊砲艇兩頭一翹，搖搖晃晃沉下海去。

雷亮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將上身衣服脫得精光，只穿着一條短褲，他腳踏着電發開關，嘴裏嚷道：

「管叫你插翅難飛，有腿難逃！」

「小伙子！過癮不過癮？」劉小明頭上直冒熱氣，一面裝砲彈一面朝雷亮喊。

「過癮！」

這時電話裏傳來了暫時停射的命令。

雷亮渾身滾着大汗珠，短褲被汗水濕透了，緊緊地貼在肉上。他跳下戰位，三腳兩步跨到陣地外邊，整個的人往水池裏一跳，浸了一浸立刻爬起來，水淋淋地跳回戰位。

四十分鐘不到，這門砲打了二百四十發。砲筒子都打熱了，上面的漆都被烤得結成了鍋巴，一塊一塊往下掉。砲刷子剛伸進砲膛裏，「嗤——溜」一聲，砲口冒出一股青烟。

「繼續射擊，狂風射！」

轟！——轟！——轟！——轟！

數百門大砲接連着轟擊了兩個鐘頭，金門島蔣賊軍主要陣地和水頭碼頭已被打得稀爛。

四點多鐘過後，海上起了風，捲來了一片沉濁的烏雲，霎時一陣驟雨掠過海面。

海風夾着雨絲吹在砲手們熱氣騰騰的臉上，使人精神爲之一爽。

砲擊剛停，雷亮很得意的朝大家說：「剛才呼嚕這麼一陣子，至少至少打了有七八千發砲彈，够蔣介石受的！」

班長手摸着下巴，眯縫着眼，慢聲慢氣地說：「不！大頭還在後頭，這僅僅是解放台灣的開始！……」

砲擊金門

李拔

九月十日，在陰曆是八月十四，中秋節的前夕；可是在前綫的同志們，根本就沒想着「過節」那回事。山上的砲兵羣觀察所裏，這時正忙得緊。新觀察員戴元臣伏在砲對鏡上。他對每樣東西都好奇，只要看到一點動靜就要報告。一會兒說：「一五〇高地的洞裏鑽出個人來啦！」一會兒又報告什麼山上翻起了一大塊石頭。可是沈道忠複看一遍以後，常是搖搖頭，那不過是敵人的一個假陣地罷了。「耐心點，看個仔細！」沈道忠不住地向戴元臣說。

連續觀察了幾天幾夜的沈道忠，不時地用手帕擦眼睛，上午的陽光，直射到砲對鏡上，刺得他不住地流淚，兩隻眼腫得像兩顆紅棗。

「讓我來換換你吧！」正在一個本子上沙沙地記着什麼的蔣輝緒說。

「不，非找到它不行！」沈道忠輕輕地回答，說着又把眼睛緊緊地貼上砲對鏡。

自從九月三號全綫砲擊金門以後，我們的砲兵就沒有把敵人放鬆過一天。上星